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二個胡子

(歌劇) 編劇：胡零·陳紫·張爲

配曲：陳紫

兩個胡子

(歌劇)

東北書店牡丹江分店印行

兩個胡子

(歌 劇)

時間：嚴冬大雪天，

地點：東北解放區靠近山林的一個屯子

人物：喪門神——胡甲

劉老三——胡乙

劉 妻

小 蘭

二 牛——農民甲

李寶文——農民乙

鄉 長

李萬三——惡霸地主

自衛隊員

第一場

（在漫天大雪中兩個胡子狼狽走上）

（唱）十冬臘月數九天，北風煙雪透骨寒，
荒郊野地無人走，頭子派哨下了山。

胡甲：（唱）去到東屯把信送，

胡乙：（唱）親手交給李萬三，

胡甲：急急忙忙走的快，

胡乙：腰又疼來腿又酸。

胡甲：喂！快走，

胡甲：（唱）坑坑窪窪道難走，

胡乙：（唱）肚裏餓的直叫喚，

胡甲：（唱）緊×褲帶咱再走，

胡乙：（唱）頭迷眼花懶動彈。

胡甲：快走哇！看你這麼磨×蹭×的，

胡乙：噯！老桑！

（唱）咱們大夥在深山，又沒吃來又沒穿，
像這樣的大雪天，渾身上下要着單。

胡甲：咳！老劉！

（唱）叫老劉你別瞞怨，趕快趕到四合山，
只要見到李萬三，什麼事情都好辦。

胡乙：（唱）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像過鬼門關，
就算找到李萬三，不過只能顧眼前。

胡甲：（唱）你他媽別鑽牛角尖，要把眼光來放寬，
真要中央軍來到這，咱們就一步上了天。

胡乙：（唱）今天盼來明天盼，連個影兒都不見，
頭子個個都完蛋，不知那天輪到咱。

胡甲：嘿！老劉！你這是怎麼啦，天塌了有地接着，腦袋掉了碗大個疤拉，抓住了是他的，抓不住是咱的，他媽混一天算一天，發暈當不了死。

胡乙：瓦罐不離井口破，謝文東，張黑子，李華堂，怎麼樣到了全都弄了個那麼個下場，咱們再這樣混下去，說不上那一天，恐怕也……

胡甲：怎麼？！你熊啦，幹咱們這行，成天價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吃的就是這碗飯，你要熊啦就別幹！

胡乙：唉！你光棍一個人，腿肚子貼皂王爺，人走家搬，我還有老婆孩子拴着呢，怎麼能和你比呀。

胡甲：鷄八毛，是兒不死，是財不散，這個年頭爹死娘出門，各人顧各人，那那麼些個事。

胡乙：也就得這麼想，眼不見，心不亂，耳不聽，心不煩，偏々前幾天一連接着家裏兩封信，弄得我幾宿沒合眼，（掏封信來給甲）這不麼，帶着呢，你看々。

胡甲：他媽的，你這不是罵我麼，你明知道我斗大的字識不了一升啊，能看出來個屁呀，你告訴我信上寫的是啥事吧！

胡乙：（唱）家裏沒人又沒錢，皂坑幾天不冒煙，
老婆病了幾個死，叫人怎能不可憐。

胡甲：咳！我當什麼大不了的事呢，弄個老婆也值得這樣，擺擺鞭子一大群，就怕你小子沒能耐。

胡乙：老桑！你不知道。

（唱）頭兩月死了我的媽，我都没顧得回孃家，
老婆再有個好和歹，六歲的孩子誰拉扯。

（白）我媽就是爲我幹這行煞糟死的，這回老婆若再有個好歹呀，那一家子人家，可就真完啦！

胡甲：（白）那麼你打算怎麼的？

胡乙：（白）我想回去看看呢。

胡甲：（沈吟）那你就去吧，反正你家離李萬三家也不遠，回頭你上那找我去。

胡乙：（猶疑地）可是，回去也是兩手攢空拳哪，連一個錢也沒有。

胡甲：你真是個窩囊貨，端着金碗要飯吃，（從腰裏掏出槍）你有這個還怕沒有錢？

胡乙：噯！現在可不比從前。窮棒子這麼一分地那個屯裏沒有十條八條槍，可不敢亂來。

胡甲：怪不得你受一輩子窮，總是這麼怕爹怕娘的，你不會把眼神放亮一點呀？去吧！去吧！

胡乙：好，那咱們就從這叉道分手吧，在李萬三那不見不散，（乙下）

胡甲：（唱）咱和老三分了道，心裏越想越好笑，
就憑一個男子漢，老婆孩子算個屁。
走了一程又一程，一會走來一會跑。
猛然抬頭往前看，不知不覺來到了。（下）

（農民甲、乙、先後上）

農乙：什麼人？

農甲：沒有看清，看樣子不是好貨。

農乙：走！咱把他弄住。

農甲：（急忙攔住）嘿！別這麼冒失，他要帶着傢伙呢？（稍停）你快同去找自衛隊去，帶槍來，我先跟着他！

農乙：好！（跑下）（農甲往胡子方向追下）

胡甲上唱：抬頭看看天還早，聽見村裏狗亂咬，
窮棒子一定放着哨，讓他們抓住不得了，
左思右想心發毛，這邊望來那邊瞧，
正好有個關帝廟，我先進去落腳。

（白）咱先在這關帝廟裏躲一會，等天黑了咱再摸進村去，免得叫窮棒子看見，惹出樓子來。

（賊頭賊腦，向四外張望一下進廟）

（二牛蹣手蹣腳跟上）

農甲：（唱）剛才一出屯，碰上這個人，

賊頭賊腦進廟門，

準不是好人，

我看他背影，好像喪門神，

偷×摸×來到這，

又來害咱們。

（二牛走上廟台，傾聽了一會兒，一推門「呀」一聲響，急抽身退回來）

悄×離開廟，一邊瞭着咱，

你要真是喪門神，

看你那裏跑。（扭頭正要下，胡子甲開門望見農甲便一步竄出來）

胡甲：（掏出槍）站住！（農甲吃驚的停下來）

胡甲：滾回來！（用槍逼住農甲）走！進去！

農甲：唉！咱們本鄉本土的何必這樣？

胡甲：少說話，進去！（把農甲逼進廟裡隨手關上廟門）

胡甲：好小子你還想老虎嘴邊拔毛啊！媽的把棉襖扒下來！

農甲：看！我也沒……沒惹着你呀！這……這……

胡甲：少廢話！別叫老子費事！快點！

（農甲無可奈何，只好脫下棉襖遞給胡甲）

胡甲：扔在地下！背過臉去！

農甲：（驚恐地）你要棉襖給你棉襖啦！還要幹甚麼？

胡甲：媽的，快背過去！快！（見農甲不動，便轉到農甲身後，農甲也想轉身）

胡甲：（威嚇地）不許動！（用槍柄猛擊農甲後腦海農甲昏倒過去，胡甲

解下農甲褲腰帶把他反縛起來冷笑一聲) 哼！

胡甲：(唱) 你的膽子真不小，老虎嘴邊敢拔毛，
別怨我手黑心又辣，你自己要把死來找。

(把棉襖披在自己身上，走過廟堂)

(農乙和自衛隊員上，農乙手拿紅纓槍，自衛隊員手拿大蓋槍)

自：噯！老王，在那呢！

乙：我看他們就是奔這邊來的呀！媽的怎麼沒啦！(二人四處瞭望，各處尋找)

自：(發現脚印) 喂！這不是脚印麼？進廟啦！(二人走到廟門前，推門，裡面上着門，二人會意的點了點頭，湊到一塊咬✕耳朵，躲在一邊隱藏起來)

(這時外面大風捲着雪花飛舞着怒號着，樹上的烏鴉發着淒厲地慘叫，天也漸✕昏黑下來，胡甲在這樣情景下，四週望✕不免也有點發毛)

胡甲：(唱) 外面大風像狼嗥，
陣✕雪花屋裡飄，
廟裡四下陰慘✕，
猛聽老呱哇✕叫，
叫得我渾身直發毛，
叫得我心驚肉又跳，
我看還是進屯去，
廟裡凍的受不了。

胡甲：(走到農甲跟前，用腳踢了踢見已昏了過去) 你他媽的耗子舔貓鼻梁子，自己找死，在這涼快着吧！老子還要省下這棵槍子呢！(走到門旁，歪着頭聽✕外面，然後輕✕拔去門門，閃在一旁，一隻手先開✕一扇門，伸出頭去四下張望，沒有動靜，他才走了出來)

農乙：(同時) 往那跑！

自：（同時）手舉起來！（向農乙）搜々他！

農乙：（從胡甲身上搜出槍來）哈！沒錯，還帶着傢伙呢！（見胡甲穿着農甲的棉襖詫異地）媽的，二牛的棉襖他穿上啦！

自：（一驚）是不是二牛叫這小子給糟場啦！老李！你到廟裏去看々去。

農乙：（跑進廟去發現農甲躺在地上，吃驚地）二牛！二牛！（仔細一看，用手摸々農甲胸口尙微弱地在跳動，這才放心，趕緊跑出廟外）

農乙：（氣憤地）媽的，二牛讓這小子捫個溜光都凍昏過去啦！

自：（擔心地）不要緊嗎？

農乙：誰知道哇！都人事不知啦！

自：（向胡甲）媽的，把棉襖快給他媽的捫下來！

（農乙過去捫下棉襖，隨手用繩子把胡甲綁上狠々地打了幾個耳光）

農乙：（一面打着）媽個皮！雜種草的！媽個皮！雜種草的！

自：先別打啦！快把二牛弄回去吧！

（農乙拿着棉襖跑進廟去，給二牛穿在身上揸起來走出廟門）

農乙：走吧！咱快回屯吧。

自：你揸的動麼？要不我來！

農乙！行！行！你牽着這小子別叫他跑了！

自：跑不了，他要跑我就把小子扣了（一齊下）

第二場

（天已黃昏，胡乙妻從外邊要飯回來，左手挎筐裏盛着殘餚剩飯，和一個破鐵罐，右手拿着一把柴草，被寒風吹的亂抖着一步一步的費力的挨上來）

妻：（唱）（叫板）嗟呀！好苦啊！

前街走，後街串，挨門去要飯，
叫孀子，喊大娘，沒有人可憐，
別人家，翻了身，家裏歡笑，
只有我，娘兒倆，眼淚流不完，
家裏呀，分了地，有吃又有穿，
我家呀，皂坑裏，整天不冒煙，
恨只恨，命裏苦，嫁給劉老三，
交上了，壞朋友，抽上了大煙，
喪良心，當胡子，離家上了山，
拋下了，娘兒倆呀，在家受飢寒，
一團啊，亂麻呀，也能擇出個頭，
這樣的，苦日子，多會才算完。

（白）咳！那輩子作下的孽啊！修來這麼個男人，出去當了胡子，把我們娘兒兩扔在家裏頭。清鍋冷灶，少吃沒穿的受罪，自從共產黨幫助窮人翻身以後，聽說一些山上的都回來啦！前些日子鄉長幫我給他又寫了一封信去，讓他也回來，跟政府坦白自新，直到現在，連個信都沒有，也不知道捎到了沒有，唉！把孩子扔在家裏頭不知凍死沒有，我快回去吧！

（唱）我這裏，快回家，看小蘭

西北風，颳的我，得亂戰

回家來，一路上，越想越心酸

一步步，走進了，自家門前。

（白）到啦，（推門進去隨手插了門聽見小蘭正在哭）

小蘭：（兩手撲到母親跟前）媽！

妻：（放下手裏的東西，摟住小蘭）別哭啦孩子，（擦乾了小蘭的眼淚，摸孩子的兩隻小手，見凍的冰涼）唉！把媽的孩子快凍死啦！（脫下自己的破棉襖給孩子穿上）

小蘭：媽！餓！

妻：（拿筐，見裏邊東西凍的冰涼）等媽給你昇着火烤*吃，（到裏邊端過一個破火盆，放在地上把火昇起來，坐上破鐵鍋把要來的葷*烤在盆邊上。母女倆在旁烤火）

（胡乙上）

胡乙：（唱）趁着天黑混進村，幸虧沒有碰見人，

偷偷摸摸溜柢根，好容易來到自家門。

（胡乙四下張望，見沒有人，聽聽門裏，拍門）

妻：（站起來要去開門）

小蘭：媽！媽！

妻：你等着媽去看看外邊是誰叫門。

小蘭：爹回來啦吧！

妻：（怨憤地）你還有爹，你爹死在外邊啦，不要咱們了，（走到門邊）誰呀！（見沒有人應聲，轉身回走）

小蘭：媽！誰叫門呀？

妻：沒有人，是風颳的！

胡乙：（唱）聽見他們說這話，萬把鋼刀扎在心，

我這是作了什麼事，有什麼臉面見他們。

（猶疑了半天終於硬着頭皮二次拍門）

妻：（聽見拍門聲，二次走到門邊）誰呀？

胡乙：（低聲地）我！

妻：你是誰呀！

胡乙：（不語）……

（妻猶疑地開開門，胡乙閃身進來）

妻：（認出是丈夫）啊！你……（一時說不出話來）

小蘭：（撲過去）爹！爹！

妻：你還回來呀！（心一酸眼淚撲簌簌地流下來）

（唱）一見他，不由得，淚流滿面，
倒叫我，苦命人，好不心酸，
自從我，一過門，嫁給了你，
飢一頓，飽一頓，少吃沒穿，
你一天，在外邊，吃喝嫖賭，
沒給我，留下過，一個大錢，
跟着你，十來年，受盡苦難，
從沒有，說過那，半句怨言，
實指望，有一天，你肚子回頭，
到那時，我就是，死也不寬，
誰承想，你交下了，狐朋狗友，
學會了，扎嗎啡，抽上大煙，
喪門神，他好比，勾命的鬼，
勾引你，當胡了，跑到外邊。

小蘭：（哭着）媽！媽！你別哭啦！

妻：蘭！

（接唱）咱的媽，爲了你。身得重病，
老人家，她死的，實在可憐，
一張那，破蓆子，三根麻繩，
就把她，老人家，埋在村邊，
你只顧，在外邊，爲非做歹，
你不怕，害天理，報應循環，
你不怕，老天爺，打雷劈你，

你不怕，鄉親們，咒罵連天，
 你…你……你把這些全不管，
 （轉快板）家裏拋下了我和小蘭，
 又沒吃來又沒穿，
 十冬臘月破襠衫，
 黑夜蓋着破麻片，
 頭上枕着半塊磚，
 不管颶風和下雨，
 不管黑夜和白天，
 左手提着爛鐵罐，
 右手提着破筐籃，
 東街走，西街轉，
 串房根，溜房沿，
 爺々，奶々，嬖子，大娘叫一天，
 沒皮沒臉去要飯，
 爲了養活咱小蘭，
 這都是你傷天害理現世現報，
 你還是個什麼男子漢。

小蘭：媽！媽！別哭啦！

胡乙：（唱）聽他言，不由我，心亂如麻，
 一字々，一句々，都像刀扎，
 恨只恨，我當初，一步走差，
 到如今，只落得，害了全家。

（白）蘭他媽！別難過啦！我出去給你們想辦法弄幾個錢去
 （轉身要走，被妻上前一把抓住）。

妻：什麼？你幹什麼去！

胡乙：（吞々吐々地）我……

妻：你，你還不死心哪！要去當胡子去呀！

(唱) 你既然，一步走差，
就應該，另想辦法，
爲什麼，你賊心不死，
還要離家。

胡乙：(唱) 我已經，騎虎難下，
你叫我，有啥辦法，
叫政府，抓了去，還不是殺，

妻：(唱) 王老四，已經回家，
政府裏，並沒有殺，
聽說是，坦白學好，
就能寬大。

胡乙：(唱) 政府裡，就算饒咱，
窮日子，還是艱難，
可叫我，想啥辦法，
能够掙錢。

妻：(唱) 只要你，一心改變，
政府裏，分地給咱
咱一家，好*事弄
不愁吃穿。

胡乙：(唱) 你知道，我抽大煙，
到現在，已經三年，
抽的我，渾身沒勁，
怎能種田。

妻：(唱) 要不是，抽上大煙，
怎麼能，會有今天，
你還不，咬一咬牙
扔在一邊。

(白) 憑你個男子漢，不吃飯不行，不抽這個還能怎麼樣啦！你就

不會咬牙，把它戒了，若不是它，會把咱們害成這樣啊！

胡乙：（沈吟一下好像想起甚麼，抽身往外就走）我去辦點事，一會再回來，

妻：（三步兩步插上房門，趕緊攔住自己丈夫）怎麼着？我說了這麼半天，你還是要走哇！

胡乙：蘭他媽！我對不住你呀！你跟着我受了這樣的罪，你說的話比拿刀子割我還利害，我要是再不改連點人味都沒有了，唉！你不知道，我還有我的難處，你叫我出去一趟。

妻：（趕緊攔住）不——不行，你不能走，你有甚麼難處，你的難處我知道，你還是不死心還想當胡子去！我好話說破了嘴，你的心是鐵打的呀！

胡乙：蘭他媽！你別說啦！以後你就明白啦！我現在真是啞叭吃黃連苦在心裏呀！你閃開讓我出去，

妻：（着急地）不，不，今天死也不能叫你走，（央求地）蘭他爹！你就不可憐可憐我！（跪在丈夫面前）看！我給你跪下啦！

（唱）我爲你受的艱難，
誰聽見，誰不可憐，
你忍心，
看我死在
你的面前

小蘭：（哭着撲過去）媽！媽！

妻：（唱）就把我 丟在一邊
你也要 疼苦小蘭
難道你 看着她
就不心酸

（白）你不看我還看在孩子的份上，我要不看小蘭我早一頭扎在井裏啦。

小蘭：媽！不…你可不要死呀！（哭）

妻：蘭！都怨你的命不好啊！去！孩子也給你爹跪下！

小蘭：（撲到爹面前）爹！

（唱）爹爹你 不要走哇！

爹爹你 不要走哇！

小蘭我 在這兒給你跪下。

（接上唱）你可憐 我的媽々

你可憐 我的媽々

沒有媽 你叫小蘭

跟着誰呀！

胡乙：（唱）他娘倆 跪在面前

倒叫我 好不心酸

這件事 真叫我

左右爲難。

我有心 不去外邊

我從此 洗手不幹，

怕只怕 胡子們

要來害咱。

蘭：爹！爹！你別走啦，噢！

妻：蘭他爹！你別走啦！

胡乙：（想了一下決然地）不行！已經害了我自己啦，不能讓他娘倆也跟着陪綁，我還是得走！（向屋外奔去）

妻：（膝行急忙趕上去）蘭他爹！蘭他爹！（一把抓住丈夫）你真非走不行啊！

胡乙：蘭他媽！你撒開手，你不明白，我留在家裡頭就要害了你們啦！

妻：（猛然從地上跳起來，拉起蘭）蘭！起來（把蘭推向丈夫）這是你的孩子，把他交給你，你先別走，我走！

胡乙：（吃驚地）你上那去？

妻：（痛苦的）你誠心往死路上逼我，你還用問？（轉身要走）

蘭：（哭着趕上拉住）媽！媽！

胡乙：（急忙一把拉住）唉！蘭他媽！你不知道，我告訴你，我若是不去，胡子找到家來，咱一家都活不了哇！

妻：看你弄的這個事，這可怎麼辦呢？天哪！（大哭起來）

胡乙：都怨我！我混蛋哪！我害了你們啦！

（在一邊哭起來）

（鄉長端着一碗高粱米飯上）

鄉：（唱）自從分了地，窮人把身翻

有吃有住又有穿

再不受飢寒

可恨那劉老三 當胡子上了山

家裏拋下老婆孩

實在太可憐

（白）咳！咱屯裡的劉老三，自從讓喪門神勾引的當了胡子，一直沒敢家來，前幾天我和他老婆商量好了，寫了兩封信叫他回來，好勸他向政府坦白自新，到現在還不見影兒，剛才我從他家門口過，聽見他家哭哭啼啼的準是又餓的沒有辦法啦！我把這碗秫米飯送給他們吃，（拍門）開門！開門哪！

妻：（屋裡夫妻二人，正在哭泣，聽見有人拍門，吃了一驚，妻急忙把丈夫藏在房裡）（向蘭）你不許亂說啊！（擦乾了眼淚走到門邊）誰呀？

鄉：開吧！我呀！

妻：（開門，鄉一步跨進來）噢！鄉長啊！

鄉：唉！剛才從這門口過，又聽見小蘭哭啦！準是把孩子餓的吧！我給他端了碗秫米飯來，讓孩子吃吧！

妻：（感激地）看！鄉長！總叫你這麼費心哪！